

> 阅读笔记

建党历程的虔诚书写

——读报告文学《天晓——1921》

李兴

近期,读了徐剑的长篇报告文学《天晓——1921》,深切感受了他虔诚书写的赤子情怀。作为出生于昆明的军旅作家,徐剑呈现出了对党的初心的致敬和文学初心的信仰。他的写作蕴含着对党的炽热深情,感情也自然而然地留在了这本书中的字里行间。

另辟蹊径的开篇,让读者眼前为之一亮。史料的海洋波澜壮阔,都有导入的初源,一部好的作品,关键在于找到一把打开故事之门的钥匙。看了王会悟的口述资料,徐剑顿悟,这就是他要找的那把钥匙。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代表,负责全力筹办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传工作的重任,而妻子王会悟则担负着大会召开的食宿、守卫工作。王会悟作为中共“一大”的亲历者,她的叙述带着真实的个人生活色彩,也彰显了年代风貌。她回忆了与董必武、毛泽东等人见面的细节以及为“一大”当“哨兵”,后又安排转移到南湖游船继续开会的各种险情。作为“场内”和“场外”的见证者,王会悟掌握的信息远比任何参会者多,而且真实可靠客观可信。王会悟的口述无异于雪中送炭,使徐剑能够将历史的碎片一点一滴拼接起来,更好地展现了建党的辉煌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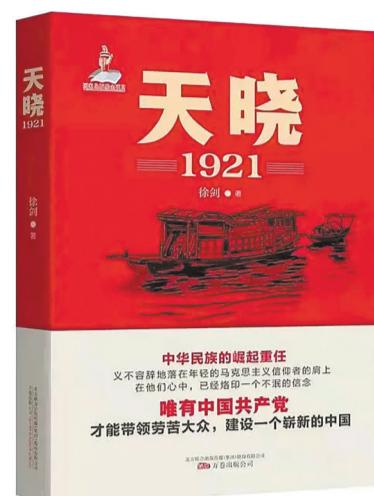
科学的细节缀连,让历史活色生香。本书洋洋洒洒31万字,关于毛泽东的篇幅就达3万多字。徐剑对伟人心怀敬仰又目光平视,毛泽东既是一个伟人,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既把毛泽东当伟人看,更把毛泽东当成一个鲜活的人来写。他曾4次去韶山,每一次都从不同视角有新的思考。其中,馆藏的4件旧物最为打动人,一个是毛泽东生命最后19个小时的医疗记录单、一件打了73个补丁的睡衣、一双棕色的两接头皮鞋,还有一件毛岸英穿过的衬衣。这些朴素的物件,触发了徐剑的情感,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革命前辈的精神力量。

好的细节描写,可以使人物熠熠生辉。徐剑从毛泽东人生最后的档案记录,追溯其“一大”后毛泽东在党的建设发展中经历坎坷,初心不变的心路历程,同时选取毛泽东的旧睡衣、珍藏毛岸英的遗物等片段,展现毛泽东“莫道英雄不怜情”的丰富情感。终章《归程·红船驶向百年》记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李达的长谈,将此书的高潮定格

于开国大典。细节描写是:“明天就是开国大典了,那一夜一如从西柏坡进京前的晚上,毛泽东又失眠了。那天晚上,毛泽东参加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回来,吃了点儿辣椒拌豆腐乳,然后叫李银桥给他梳头。李银桥认为主席该睡觉了,结果梳完头后,他对主席说:‘你这帮我一梳,足以坚持七八个小时。’后来周恩来的电话打来了,问:‘主席睡了吗?’李银桥说:‘报告周副主席,主席怎么劝也不睡。’‘这怎么行,明天下午是开国大典,主席不睡觉,身体挺不住啊。’周副主席,主席听您的,您来劝他吧。”周恩来果真来了,劝说了五六分钟,也没有用。等他走时,已经是清晨5点了。又过了一个小时,天空发白了,李银桥进屋看,毛泽东才搁下笔,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独到的个性描写,让人物异彩纷呈。历史题材要想写出新意,既要沿着历史的时间隧道前行,又要力戒按照单一的线索直陈故事。把人物写活,才能使历史散发出应有的魅力。比如,陈独秀和马林两个人性几乎在他们初次相遇时便暴露无遗。作为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特立独行,才情狂放,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却盛气凌人,对将成立的中共态度倨傲。马林提出的包括由共产国际为中共工作人员发放薪金等几项条件使陈独秀怒不可遏,断然拒绝,与马林不欢而散。但陈独秀被捕后,马林又全力进行营救,花重金聘请律师出庭辩护,找保释,打通会审各种关节,协助孙中山终使陈独秀出狱。此后,两人弃捐前嫌,虽在政见上仍有冲突,却保持了通力合作。如李大钊上绞刑架时,目光坚定,神色从容,身旁是两个一起赴刑的北大学生,徐剑虽然也交代了长达40分钟的三次行刑过程,但他却以抒情的手法和欢快的笔法,契合了李大钊慷慨赴死的决心。

在中共一大13名出席者中,王尽美、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5人英年早逝或壮烈牺牲,徐剑挖掘了大量史料。作为报告文学作家,徐剑致敬他们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他们回到历史中的位置。在何叔衡老家,面对着那座大宅院,徐剑看到他一度也在体制的那条船上,考秀才、考功名,可是当他意识到,跟着当时的体制走,中国已无希望



和前途时,毅然与旧世界决裂,此后一生都在赶考。当教书先生时,他是开明绅士,号称宁乡四杰;后又上新学,考入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润之是同学,一起出湘,参加“一大”,何叔衡参加“一大”时44岁,为参加会议13人中年龄最大。20世纪30年代初,何叔衡又远赴莫斯科留学。后担任法院院长、内务部部长,握着党的刀把子,一次次刀下返回上海时,得知其养子、大女婿,中共湘东南特委书记夏尺冰头悬长沙城门时,他安慰大女儿实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会有牺牲的。撤往苏区后,他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监察部部长。长征前,他被留下来打游击。江西梅坑,他与老友林伯渠道别,将毛衣脱下来,赠给林伯渠,说山高路远水寒,请君保重。从此,壮士无归路。他的夫人袁少娟在老家守望了一辈子,直到新中国成立,该回来的都回来了,为何丈夫不归?妻子弥留之际的唯一愿望便是生不能同日,死可以同穴。可是何叔衡早在10多年前与瞿秋白一起突围时,被白军枪杀于山野。

在描写陈潭秋时,徐剑面对展陈的一封托孤家书,文辞悲壮,句句直抵人心。因为参加革命,陈潭秋夫妇无法将两个年幼的孩子带在身边,就给老家的哥哥姐姐写了信,亲人对他们很不理解。但是在艰难的选择中,他们又义无反顾地选择为中国探索一条新的道路。通过这样的走访、参观、阅读,徐剑将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呈现给了读者。

对退出者和叛变者的客观对待,让史实不失公正。当然,还有像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等,尽管他们有的后来迷途知返,有的被永久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但徐剑没有放过那些蛛丝马迹,通过不懈地追踪和翻阅,让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回到了历史。历史就是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对他们的历史,在评价上可以褒贬,在定位上却不应该偏颇。对于这5个人,徐剑没有让他们成为历史的残缺。挖掘这些历史,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使命。在书写革命者初心与人生时,不能隐去历史真实的一面,在“背叛者,失败者”这一章中,徐剑以“金陵,绝笔天叹欲无泪”“断崖千尺,沅江无声”“孤鸿惊天难归”等数节笔墨,叙述革命红船前行大浪淘沙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等人的另类人生和失色命运。

到湖北应城刘仁静老家采访时,当地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竟然不知道刘仁静为何人。如果不通过挖掘和存留,这些人的历史将被漫流的时光和斑驳的岁月尘封。刘仁静在参加会议的“一大”中年龄最小,当时只有18岁,是大家公认的青年才俊。刘仁静在会上兼任俄语翻译,他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突出,后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又因赞成托派观点与党各奔东西。刘仁静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一大”代表。1987年初被落实政策任国务院参事后不久,在街上被一辆公交车偶然撞倒离世,卒年85岁。在徐剑笔下,分明体现了历史的迷雾与个人命运间的悲剧性冲突,为人们完整理解一部百年党史提供了另一种参照。

徐剑在寻找大奸陈公博的遗痕方面也费了很大周折。他以陈公博被处决前的最后时光逆向书写,还原了他的惨淡人生。陈公博书法好,抗战结束后,被押解回国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后转至苏州监狱,面临死刑之际,典狱长和狱警还不时向他索要“墨宝”。而陈公博在南京坐牢时面前的条案,竟是陈独秀当年坐牢时伏案留下过字迹的,陈公博曾来此看望过陈独秀,陈公博闻知后仰天一笑,深叹命运对自己的捉弄。通过回溯陈公博的一生,尤其是脱党和追随汪精卫投日的经历,最后仍回到条案前,落墨写完最后一幅后走向了人生的终点。

探寻他诗歌成长的基因

——读吉狄马加的诗歌

毛朋友

毫无疑问,吉狄马加是中国彝族诗人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喜欢吉狄马加,犹如我喜欢三场大雨后,故乡拔节的荞麦,长在一片厚实的土地上。我了解这些土地,了解这土地上孕育的基因,正如了解吉狄马加的思考,也表达出了他作为一个彝人也像所有彝人一样虔诚地歌唱属于我们的每一寸土地。

吉狄马加诗歌写作的大凉山背景。我想,任何写作,都离不开他生活的时代,吉狄马加的写作也不例外。在《彝人谈火》中,吉狄马加为昭通举行火把节特意填词的一首广为人知的歌曲。歌词中有这样的句子:“让我们回去吧,从不同的方向/告诉我是谁在轻声地召唤/那声音飘过千年的时光/我仿佛又闻到了松脂的清香/我分明又看见了祖先的骏马和牧场”。昭通是说彝族历史绕不开的地方,历史上这儿曾发生过“六祖分支”,六祖分支之后,才形成了今天西南三省的彝族分布格局。这样的事件不可谓不大,尤其是对今天凉山彝族来说,昭通是祖先居住的地方,更是彝人死后魂归祖界的的地方。因此,我们从此首曲子中可以看到,吉狄马加写作的精神信仰又回到了对彝族的热爱,以及他作为一个彝人对祖先的追思和想念。倘若结合实际而言,谁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回到故地,也不可能回到先居住的原始森林,人类社会在滚滚向前,怎么也不可能后退。但吉狄马加还是喊了,“让我们回去吧,回到出发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既表达了诗人对这个民族信仰的热爱,也表达了诗人对民族文化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担忧。

吉狄马加的写作不离深,他的句子来源于大凉山每一寸荒凉的土地,吉狄马加的写作不简单,不是每一个诗人都能在当下找到他诗歌存在的意义。我不敢说我读懂了吉狄马加,但我说我喜欢,就像我喜欢站在我家背后的山顶望大凉山,大凉山的高让人敬畏,大凉山的美令人入迷。吉狄马加先生在此诗中写出了大凉山的挺拔与博大,诗人通过“自己的梦想会在高处化为鸟羽,托起了诗人吉狄马加对生养他的大凉山的敬畏与热爱”。

吉狄马加诗歌写作的民族特性。吉狄马加的诗歌中随处可见属于他民族自身特性的烙印。在《感恩大地》一诗中,吉狄马加这样写道:“尽管土地是如此的贫瘠/但它的果实却压断了枝头/这是对大地养育之恩的回报/人类啊,当我们走过它们的身旁/请举手向它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吉狄马加的故乡跟我的故乡一样贫瘠,在贫瘠的土地上,靠天吃饭的人更能感受到对天地原始的敬意。但再贫瘠的土地也有果实挂满枝头的时候,当我们接受大地的赠予之时,理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合办
邮箱:wyxglmzg@163.com

新书快递

书香彩云南

《古村记》:激情满怀赞美村庄

和振华

剑川白族作家李丽琴最近出版了散文集《滇西集》,分别为《古村记》《云水间》《剑川令》三本书,因云贵高原古村众多,我生活的滇西群山环抱察似云,对滇西作家能否写好古村颇有怀疑,读了《古村记》,我觉得滇西作家完全能够写好滇西古村。

一、生态文明烘托了古村之魂。《古村记》一书开篇《洱海,或古生》,作者在暮色中走进洱海,被变幻莫测的洱海所吸引,并沉迷于洱海月和晨曦中,金光灿灿,朝霞飞舞,千帆竞发的洱海扑面而来;然后,话锋一转,讲述了作者走进洱海科普教育中心,从洱海历史中得知,20世纪80年代之前,洱海众鸟栖息水可直接饮用;后来洱海水质逐渐恶化,并于1996年和2003年先后两次暴发蓝藻,引起洱海生态危机。接着作者走进了古生村,耳闻目睹了洱海边古生村治污奇迹,通过科学治理和村民自己救治治污,由深受蓝藻危害到海晏河清,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千年古生村获得重生,还原“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古生村的凤凰涅槃,烘托了生态文明建设是古村之魂,在《三河:老君山麓的静谧时光》《东华:古迹里飘着稻花香》《长乐:四季常青的古村》《华龙村:楸木花开泉水甜》《核桃源记》等文中,我看到、读到一个个田园如画、鸟语花香、生机盎然的古村。古村如此多娇,深刻诠释了生态文明展示人类进步的成果,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是古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民族文化透析出古村之魂。厚重的历史积淀孕育出魅力无穷的灿烂文化。剑川是个各种民族文化交流、碰撞并形成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在李丽琴的《古村记》一书中,我一次次读到以历史悠久而灿烂的白族文化为主的民族文化贯穿其中,其中,剑川的农耕文化和渔业文化无处不在;白、彝、傈僳等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灿烂绽放,弥沙井、乔后井、诺邓井、晾鸡井等盐文化调节生活;古村随处可见的白族主庙和其他寺庙道观呈现出多元宗教文化;典型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走马转角楼”“一颗印”和“百福百寿”格子等白族民居文化铭刻脑海;保留至今的饮锡祠和昭忠祠等祠堂文化不容错过;沙溪、盐路山、诺邓等马帮文化犹存;茶马古道、博南山茶园的茶文化飘香;太子会、石宝山歌会、盐神母节等民风民俗民间文化引人入胜;白族三月三、霸王鞭、洞经音乐等萦耳;白族兔耳帽、纳西服等服饰文化奇葩眼花缭乱;兰州土司、免峨土司、丽江木氏土司等土司文化弹尘埃;种种民间传说穿插其中;正史资料和逸闻野史辉映,特别是对剑川“三父子举人”“一府三帅”和历史文化名人何可及、周钟岳、张海秋、赵藩、张伯简等人的书写,突出了

文化育人和人杰地灵,虽然她乐此不疲地寻古,但并非食古不化,而是让现实照亮历史。李丽琴更加注意走出书斋,到每一处的田野走访和见闻,增加了文化赋予古村落的新内涵和要素,透析出了现卖古村的魅力。

四、脱贫攻坚昭示出古村未来。深入生活书写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是每个作家的基本功。李丽琴把目光放在古村,把脚尖置于脱贫攻坚行动之中,这是《古村记》一书又一特点。以前在人们的印象中,村庄就是穷乡僻壤的代名词、贫穷落后的专用语。村庄面貌翻天覆地变化始于十多年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鲜明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是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必须时不我待抓好脱贫攻坚工作。随后,拉开了脱贫攻坚战,这场脱贫攻坚战彻底改变了村庄的面貌。李丽琴也关注着村庄里的脱贫攻坚战,她写民间故事更写脱贫攻坚故事。在《新的白山母》一文中,读到脱贫攻坚修通水泥路后的古村新貌;而《阳光照耀四村家》,双河村扶贫队长龚德生深情讲述了易地搬迁带来的巨大变化;《索玛花开日子新》一文,讲了老君山腹地彝族村子的脱贫故事,昭示着古村未来更加美好的生活,生动而具体,感人肺腑,此文还入选了大理州政协《小康之路》文史资料专辑,足见她的写作功力。总之,把古村融入脱贫攻坚战之中,体现了作者把握时代脉搏并与时代共振的创作特点。书写脱贫攻坚中国奇迹,定格新时代古村落精彩,这是文学创作新路。

《古村记》也有一些不足,比较明显的是两篇文章中都讲了“三吹三打”故事,属于重复啰嗦,语言精炼度也尚需进一步提高。虽然这只是个例,但李丽琴作为有理想、有追求的写作者,这种不足应适当反思并引起重视。期望她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未来的创作之路定会越走越宽广。

娜媛撷珍

文心永在 文韵流芳

——记云南大学文学院庆周暨首届银杏文学周

本报记者 郑千山

在云南大学迎来100周年校庆之际,云南大学文学院庆周暨首届银杏文学周4月17日至23日在云大举行。活动丰富多彩,胜友云集,庆祝并展示100年来云大文学院(中文系)的成就和风采。

在泽清堂广场举办的文学院校庆典礼,文学院师生现场诵读袁嘉谷《贡院》、董泽《东陆大学创办纪略》、熊庆来《抗战中后方对于学术建设之责任》、刘文典《中国精神文明》、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等云大名家经典篇目,同时,“最美教师”和荣休教师献花仪式、“杰出校友”证书授予仪式、校友书籍赠送活动等也一并展开;文学周中举办了多场高水平的文学讲座,欧阳江河、刘亮程、马小陶、甫跃辉、管乔中、张国庆、雷平阳等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名家、文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文学,令参加活动的文学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眼界大开;张文勋先生从教70周年座谈会,殷光熹、杨振昆、胡廷武、谭君强、张国庆、陈友康、杨福泉、蒋永文、管乔中、施维达等深情回顾了恩师70年来泽惠后学、与文学院共同继往开来点点滴滴,感念先生为学院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校庆周期间,还举办了“云南大学诗书画研究中心”揭牌仪式,王卫东、王昆华和赵洁如教授共同为研究中心揭牌,正式翻开了云南大学诗书画研究的新篇章。

回顾峥嵘岁月,经过100年的努力,云大中文系和文学院已经成为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重要办学力量。李广田、刘文典、刘尧民、吴进仁、王兰馨、张文勋、赵仲牧、蒙树宏、宋宜初、李子贤、杨一兵、乔传藻、张国庆等等都成为了校级荣誉、中国古代文论、哲学、文艺美学、民间文学、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鲁迅研究、少数民族文

学周期间,文学院与云南省作家协会合办的“作家进校园”活动,邀请纳张元、南翔、蒋建伟、徐峙等作家走入学校,为作家、作家与学校之间建立通道,让学生近距离察作家们的思维方式和人生阅历;23日的“世界读书日”读书节活动,又设置了“青年对谈”“见字如面”等五大板块,关注青年的阅读和精神成长。

云大文学院校庆周与首届银杏文学周,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但文学院志为百年云大继续书写深厚人文传统的愿望与雄心俱健,愿云大文学院文心永在,续写辉煌!

王振羽著《人事完缺:吴梅村传》日前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2023年3月版)。这部45万字的人物传记,以史家的眼光和深邃的笔法,描写出了一个大变局时代江南士子吴梅村内心世界的彷徨与挣扎,描绘出晚明清初一代知识分子生命中的爱恨情仇。

吴梅村本名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等,江苏太仓人。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又是当时“娄东诗派”的开创者。其长于七言歌行,后人称之为“梅村体”。其博学多才,工词曲书画,著述宏富,著有《梅村诗集》、传奇《秣陵春》、杂剧《通天台》、《临春阁》以及史乘《绥寇纪略》、《春秋地理志》等。由于他还精于以作品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因而亦有“诗史”之称,代表其诗歌卓越成就的当推叙事史诗《圆圆曲》。

郑千山